清代新疆的关羽崇拜

齐清顺

关羽，这个我国历史上不太起眼的一员武将，在他死后一千多年的清朝，受到举国上下绝大多数军民的膜顶跪拜。在新疆同样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关羽的崇拜。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

关羽的历史真实面貌，陈寿在《三国志·蜀志》卷 6 中有记述："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黄巾军起义后，跟随刘备起兵镇压黄巾军，与刘备、张飞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经多次征战，终与刘备等人建蜀汉王朝。后因骄傲轻敌，被东吴孙权用计擒杀。陈寿对关羽的评论说："关羽……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可见，历史上的关羽虽然勇猛善战，颇讲忠义，但终因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而失败被杀，应该是一个悲剧人物。

关羽死后，数百年默默葬身于地下，并无多大名气。因为从秦汉以来，兵家长期推崇的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称赞姜太公说："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谋居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①]一直到唐朝后期，姜太公的地位还在上升，曾被唐肃宗封为"武成王"，地位与"文圣"孔子相埒，同称为"文武二圣"。[②]只是到了宋朝，由于理学的发展，评判"武圣"的标准由以战功韬略为主改变为以封建道德"忠义"为主，"阴谋修德"的姜太公不符合儒家道学的要求，便慢慢地被排斥，而颇有"忠义"道德的关羽被抬出来，大肆宣扬，逐渐上升到"武圣"位置。明朝时期，统治阶级进一步宣扬吹捧，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更使关羽从人变为神。清朝统治全国后，对关羽的吹捧更加狂热，最终使关羽成为全国上下膜顶跪拜的主要神灵，其地位甚至超过了"文圣"孔子。[③]

清朝统治者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通过《三国演义》的宣传，就开始崇拜关羽，清朝统治全国后，出于统治需要，更是大加推崇关羽，追封关羽的父、祖三人为公爵，命全国各地"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乾隆时，清朝政府又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在北京和全国大建关帝庙（也称"关圣庙"或"武圣庙)。为此，乾隆帝在一次上谕中甚至不惜篡改历史说："关帝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三国志》本传记载关羽谥号为'壮缪'）……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祭……今当钞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④]。嘉庆朝以后，对关羽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关羽的头衔最终有 20 个字之多，合称："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⑤]。在清廷的极力推崇宣传下，关羽成了几乎无所不能

的神灵，全国城乡建立了关帝庙。同时，关羽一再显灵保佑人们避灾祛难的故事也广为流传，甚至在清朝政府的官方文书中，也不断出现关羽显灵帮官军克敌致胜的记载。

二

据有关记载，早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在驻有清军的新疆东部巴里坤就建立了关帝庙，对关羽进行祭祀。[⑥]乾隆中期清朝统治新疆，从内地移住满、汉、锡伯、蒙古、索伦等各族军民到新疆各地驻防屯田。以后，又有大批内地的商人、农民以及遣犯、废员等各类人员进入天山南北各地从事各种活动。内地各族军民大批进入新疆，把内地的文化、包括对关羽的崇拜活动带到了新疆。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各地大建关帝庙

伊犁是清朝统治新疆前期的军政中心（光绪十年建省后移到乌鲁木齐），有大批内地官兵驻防屯田。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建关帝庙。乾隆三十二年（1767），伊犁将军阿桂整修此庙，重新用泥塑关羽竖立全身像。同时，在庙门悬挂乾隆皇帝亲笔为此庙题写的匾对。匾额为“神佑新疆”，对联为“春秋志在威名远，戊己屯开庙貌崇”。乾降五十七年（1792），伊犁将军保宁把此庙从城北门内改移到城西门内大街上。[⑦]在伊犁另一满族官兵驻扎的惠宁城中，也建有关帝庙。在伊犁汉族军民集中驻扎的绥定城，更建有两座关帝庙，“一建于北门内，正殿三间，后观音殿三间，两廊各二间，皆塑像；一建于东门外，正殿三间，两廊各一间，亦系塑像”。[⑧]另外，光绪初年，在伊犁的宁远城还建有关帝庙，冯焌光之父的遗骨就是在宁远城内的一座关帝庙中“改棺成礼”的。[⑨]宁远城（今伊宁市）在清朝乾、嘉、道、咸几朝一直是维吾尔人集中生活的地方，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群众除信仰真主以外，不许再崇拜别的神灵，因此该庙不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所建，很可能是同治十年（1871）沙俄侵占伊犁后，移居于此的汉族群众所建。

乌鲁木齐地区是清代新疆重点开发区之一，不但驻有大批满、汉等族官兵，而且也有众多的汉族农民群众在这一带屯田、经商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因此建立的关帝庙为数更多。据《三州辑略》卷二载：乌鲁木齐的巩宁城（满城）不但在城市中心的鼓楼旁建有一座关帝庙供全城军民祭祀，而且在城内满、蒙古各族军民生活的地方还建有几座规模略小的关帝庙，供本旗军民祭祀。在乌鲁木齐的迪化城（汉城）同样建有大小不等的数座关帝庙，其中一座就建在城北门的瓮城内，还有几座则建在各地会馆内。在乌鲁木齐地区的其它各城市，例如巴里坤的会宁城、古城的孚远城、奇台的靖宇城、玛纳斯的康吉城、吐鲁番的广安城、乌苏的庆绥城、精河的安阜城、喀喇巴尔噶逊的嘉德城等，凡是有满、汉族军民驻扎生活的城市内，都建有关帝庙。在新疆另一边防重地塔尔巴哈台满、汉官兵驻扎的肇丰城，关帝庙建在城北门楼上。这座乾隆二十五年（1760）建的关帝庙，还有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匾对，“匾曰：声灵绥祜，对曰：威行遐服弓刀肃，丰庆新屯俎豆馨”。[⑩]

在新疆天山北路，关帝庙到处可见。嘉庆初年，洪亮吉因事发遣新疆伊犁，他在记述沿途见闻时说：“塞外虽三两家，村必有一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于西海云”。[⑪]一直保存至今的奇台县东地处的一座关帝庙，就是清代新疆农村众多关帝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奇台地处交通要冲，是清代汉族农民屯田生产的重要地方之一。东地处的这座关帝庙，正梁上楷体墨书“大清乾隆岁次壬子癸月孟夏吉日阖会商民等众姓弟子募化修建谷旦”字

样，可知此庙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是当地商民自己集资修建的。庙中塑有关羽及其子关平、部将周仓三人的直立像。庙门两边砖墙上刻有龙凤飞舞画，庙内墙壁上绘有 20 余幅有关三国演义内容的壁画，有人推测，可能出自一位自怀绝技而又怀才不遇的画师之手。[12]

在新疆的天山南路，也有不少关帝庙。据《回疆通志》载：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等地的新城（又称汉城），都建有官府管理的关帝庙，其中有的关帝庙还有乾隆皇帝的题字。例如乌什关帝庙的匾对是："灵镇岩疆"，"铁伦名炳千秋日，靖远威行万里风。"叶尔羌关帝庙的题字是："显佑寺"。除此之外，在这些城市，还有汉族商民自己出资建的关帝庙，例如叶尔羌新城内乾隆二十四年（1759）建的一座关帝庙，即是当地"驻防官员兵丁贸易民人资捐建盖"的。[13]

不仅如此，在天山南路各主要交通沿线，凡是有满、汉等族军民居住生活的地方，也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关帝庙。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奉旨赴南疆勘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二月一日，在库木什军台，见"后山上有新修武圣庙一所，乃前岁惠诗塘过此，因病祈祷获应，倡捐以酬者也"；二月三日，在河色尔军台（亦名榆树沟军台），"台之东亦有武圣庙，乃肃州镇军珠（尔登）所修者，与库木什台之庙俱觉焕然一新。其匾额皆喀城书识赵廷壁所书，颇不软俗，壁间彩画三国故事，则皆榆林来此换防之兵丁张玉荣、刘兆祥所绘，亦颇可观"。二月二日，在乌沙克塔尔军台，"离台里许，亦有武圣庙，颇宏敞"。二月四日，在特伯尔吉军台（又名清水河军台），"有宿店三家，民居十余户，路东高坡亦有武圣庙一所，去年，新修"。[14]新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沿途多为戈壁沙漠，清朝政府在各主要交通道路沿线设立军台驿站，以供过往军民歇宿，大者驻兵 10 余人，小者驻兵数人照料。后来，有少数内地商民在这些驿站军台开设饭馆旅店，经营谋生。限于自然条件，这些军台驿站规模都不大，但林则徐在进入南疆的这 4 天旅程中，每天住宿的地方都建有关帝庙。说明在南疆各地的城乡，关帝庙的建筑还是相当普遍的。

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外敌入侵，各地的关帝庙也大多毁于战火。光绪初年，清朝政府恢复了在全新疆的统治。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推行与内地一致的郡县统治制度，以汉族为主的内地军民分布到全疆各地驻防屯田或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各地的关帝庙不但得以恢复和重建，而且数量和分布范围都超过了同治朝以前。光绪十三年（1887），即建省后第三年，新疆巡抚刘锦棠等就新疆各地设立"坛庙祠宇"之事上奏：在"新疆通省各厅、州、县，照例额设……武庙"，进行祭祀。[15]光绪三十年（1904），新疆巡抚潘效苏又奏称，在前两年新设立的蒲黎、皮山、伽师、洛甫、温宿、轮台、若羌、沙雅、鄯善、孚远等厅、县内照例额设武庙，春秋祭祀。[16]在这些新设的 10 个厅、县中，有 9 个在南疆，可见关帝庙在南疆地区也有了较多的增加。

上述这些关帝庙，都是由官府设立的。至于同期各地军民私自筹资修建的大大小小的关帝庙，为数更多。光绪末年陶保廉随父陶模从内地赴乌鲁木齐，沿途看见不少"武庙"[17]，其中大多数也是当地军民私自修建的。民国初年，林竞到新疆考察，在新疆门户星星峡，虽然只有几户人家，却看到有三座关帝庙。[18]由此可见新疆这一时期关帝庙之多。

2. 对关羽的祭祀隆重肃穆

在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古代，人们认为人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活动都是由各种神灵主使，因此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政府官员的重要职能之一。清代新疆官员

也不例外。在祭祀的众多神灵中，对关羽的祭祀尤其隆重肃穆。对各城市的主要关帝庙，当地最高官员每年都要二次（有的三次）率众亲往祭祀，备各种祭品，行三跪九叩大礼，态度肃穆，表现得十分虔诚。《三州辑略》卷6“礼仪门”载有乌鲁木齐军政官员祭祀关羽时的礼仪程序：“正祭日寅时，各官朝服齐集庙所，主祭官就位，陪祭官各就位。通唱‘瘗毛血，迎神上香’。引唱：‘引主祭官诣盥洗所盥手净巾’。毕，引唱：‘引主祭官诣关圣帝香案前立’。主祭官跪上香。上办香，行一跪三叩首礼。毕，与引生复位。主祭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首礼。与奠帛，行初献礼。引唱：‘诣酒罇所’，引至酒罇所，酌酒，诣关圣帝君神位前跪，奠帛，进爵。毕，与复位。引复位，立读祝文……。”

另外，《回疆通志》卷8中也载有叶尔羌城关帝庙中的碑文：“皇清受命，百神效灵，奄壹区宇，乃崇德报功。诏秩宗称，殷礼天神地祇，至于鬼神，莫不祀事，奈以二分，隆以九拜，惟帝最崇。帝神圣文武，载在汉书，不具论有道之世，乾纲坤维，又或国有大事，往往帝其佑之，以昭瑞应，为神又最灵……西域悉平，岂非帝相贞师，佐天子以奏肤功耶！呜呼，帝之灵如见已武成。军士请于通古斯鲁克之墟而立庙焉，岁时祭祀……”

上述是新疆当局对关羽祭祀的情况。从仪式到祭文、碑文的内容，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对关羽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新疆民间这一时期对关羽的祭祀活动也同样认真隆重、肃穆虔诚。纪昀说，乌鲁木齐关帝庙中“有马，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19]当地商民以一匹活马祭祀关羽，可见祭品不轻。又例如林则徐说，星星峡的关帝庙，“过客多于庙中留香火资；有舍两马于庙者”。[20]来往过路的人不但在庙中烧香施钱，而且有人一次就献出二匹活马祭祀关羽，如果这些人对关羽的祭祀不认真虔诚，是不可能出如此巨资的。

3. 关羽屡次显灵的事广为传颂

在清代各类文献中，关羽在新疆显灵的记载不少。据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十五中秋节，昌吉屯田遣犯受看管人员欺凌，聚众造反，杀死看护官兵，占领昌吉城。次日，遣犯千余人向乌鲁木齐进攻。时乌鲁木齐城中官兵不足200人，形势危机。官兵采取以逸待劳的办法，设伏阻敌。在乌鲁木齐城北的红山嘴，遣犯遭官兵伏击，四散溃败。事后，询问被抓获的遣犯，遣犯“皆曰：惊溃之时，本欲西走，忽见关帝立马云中，断其归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结果，逃跑遣犯皆入绝地，遂被全歼。为此纪昀感叹道：“神之威灵，乃及于二万里外。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蛸锋螗斧，潢池盗弄何为哉”。[21]据载，道光七年（1827）在清军平定和卓后裔张格尔之乱中，关羽多次显灵，助清军大败乱军。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我朝定鼎以来，关帝屡彰灵佑。昨据长龄等奏，上年张格尔煽乱，遣其党扰近阿克苏，当官兵冲击之时，陡起大风，尘沙飞扬。该逆等遥见红光烛天，遂被歼擒。又长龄等督兵进剿，师次浑河沿，该逆等竟夜扰营，风起猛烈，官兵乘风冲贼，俘馘无算。次早接仗时，据活贼佥供，又见红光中兵马高大，不能抵敌，即各窜逸。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魂，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为此清朝政府又在关羽的封衔上加“威显”二字。[22]

同治年间，新疆动乱，清军退守巴里坤，困守孤城。当地军民共同作战，多次以少胜多，力保危城。事后，当地官民上书称：在战斗中也得到武圣各庙神灵护佑。时主政新疆的刘锦棠认为“覆查无异”，将巴里坤官民的上书报奏，并为巴里坤关帝庙请赐匾额。[23]

传说中关羽不但在历次重大战争中会显灵，而且在其它事情上也会显灵，例如星星峡关帝庙中的关羽会驱除魔鬼，保护行人安全，“此地间于山峡，阻气森然，居民仅九家，闻之

峡之西有魑魅，自建关帝庙，邪魔渐遁”。[24]又例如前面提到的库木什军台的关帝庙，“乃前岁惠诗塘过此，因病祈祷获应，倡捐以酌者也”，[25]关羽会为人去病除疾。还例如巴里坤以南松树塘关帝庙中的关羽能呼风换雨，“关帝庙三层，深岩幽邃，灵显最著……前伊犁领队大臣某过此，必欲看（庙中有一唐碑—引者），庙祝跪求不准，强进屋内，未及看完，大风忽起，扬沙走石……吁，真不可解也”。[26]

在新疆，不但关羽本人会显灵，而且祭祀关羽的马也沾上了灵气。纪昀说，乌鲁木齐关帝庙中人们祭祀的一匹马，平时无人喂养，自寻草食，但“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门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有小建，其来亦不失期。祭毕，仍莫知所往”。[27]另外，星星峡关帝庙中旅客祭祀的两匹马，也“遂为神马，一往各山自觅食，朔望一至庙，旋又不知所往；一每日自赴村店，有过客喂马，即与同槽食，饱且自去”。林则徐到新疆伊犁时路过这里见过其中的一匹马。其仆人见这匹马来吃食，还高兴地“以为神佑”。[28]

清代新疆对关羽的崇拜除主要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外，还有其它一些表现，诸如：有专人（庙祝）在关帝庙中守护；平时人们有什么重大活动，往往在关帝庙内举行；经常有人为维护关帝庙的日常开支而捐钱捐物，等等。

三

清代新疆的关羽崇拜，与同期内地的关羽崇拜相比，有明显的地区特点。

首先，对关羽的崇拜，不仅在满、汉族军民中盛行，在其它一些非穆斯林民族中也比较盛行。清代新疆的蒙古族虽然信仰喇嘛教，但对关羽也同样崇拜祭祀。据《三州辑略》卷二载，在乌鲁木齐巩宁城驻防的镶红旗、镶蓝旗蒙古军民中就建有二座关帝庙，每年定期祭祀。另外，驻防伊犁的锡伯营中，每旗（亦称牛录）中都建有关帝庙，庙内塑有关羽像，墙壁上绘有《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画。除每年春、秋二次举行隆重的祭祀外，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各牛录关帝庙里举行庆祝磨刀节活动，举办宴席，名曰替关公磨刀。[29]

其次，对关羽的崇拜，更着重于武功方面的宣扬。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对外要防备外敌入侵以保卫主权和邻土完整，对内要应付突发事件，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活动，这些都需要足够的军事实力。清朝统治新疆后，实行以军事统治为主的军府统治制度，从内地抽调数万军队驻防屯田，一直非常关注新疆军事力量的建设。因此，清朝统治者在新疆特别宣扬关羽的武功，希望借助关羽这个神灵鼓舞士气、保佑新疆长治久安。乾隆皇帝给伊犁、塔城、乌什几个关帝庙的题匾分别是：“神佑新疆”、“声灵绥祜”、“灵镇岩疆”，都有借助关羽的神灵保佐新疆安宁的意思。另外，清代官方文献中，有关关羽显灵的记载，绝大部分也与军事行动有关，凡是清军作战的关键时刻，关羽就会大显神威，帮清军战胜敌军。在统治阶级的宣传鼓吹下，新疆许多军民对关羽神灵的武功也深信不疑，因此巴里坤军民在与敌作战之前，才会到关帝庙“祷永默佑”，求关羽助战。[30]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疆广大群众对关羽的崇拜更为虔诚认真。如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一文所载，[31]清代的关羽，已不仅是“武圣”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一个“忠义”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个无所不能、可以禳灾祈福的神灵。因此，除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关羽的“忠”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外，各个社会阶层或各个行业的人也可以从关羽的“义”等获得不同的需要：一些公开团体或秘密结社可以用关羽的“义”作为团结内部的手

段；许多商人可以利用关羽的“义”来约束本行的不规范行为；某些巨姓大族则利用关羽的威严来管理属下；一般平民百姓，更希望利用关羽的神威能为自己消病祛灾、伸张正义，保护全家平安。清代新疆的满、汉、蒙古、锡伯、索伦等族军民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各省区、举家迁徙，万里奔走，到一个人地生疏、举目荒凉的新地方驻防屯田，必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还是个人遇到伤病老死等事，都特别需要外界帮助。这样，使他们既需要一种能去灾祈福的神灵保佑以作为精神寄托，又需要一种人与人之间特殊关系（同乡、同行等）来维护大家的利益。在内地关羽崇拜的影响下，他们自然找到了关羽这一神灵。这也正是清代新疆关羽崇拜长久不衰，甚至愈演愈烈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土壤。

---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资治通鉴》卷221。

③参见黄朴民《“武圣”的嬗递及其文化底蕴》，载《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④《二十五史》中《三国志·蜀》“关羽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⑤光绪朝《大清会典》卷35“礼部”。

⑥《赵裘萼公剩奏》卷一《巴尔库尔关庙碑记》，另《刘襄勤公奏稿》卷3中也提到此事。

⑦《新疆识略》卷4。

⑧《伊江汇览》“坛庙”。

⑨冯焌光《西行日记》，载《古西行记选注》，第52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塔尔巴哈台事宜》“坛庙”。、

⑪洪亮吉《天山客话》，载《古西行记选注》第381页。

⑫参见薛宗正《奇台现存多神教庙宇小议》一文，载《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⑬《回疆通志》卷8，卷9。

⑭㉕林则徐《乙巳日记》，载《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⑮㉓㉚《刘襄勤公奏稿》卷13，卷3，卷3。

⑯《清德宗实录》卷526，光绪三十年正月甲午。

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

⑱林竟《西北丛编》，文海出版社，1930年。书中所记关帝庙当为清末所建。

⑲㉑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0页、492页、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⑳㉔㉘林则徐《荷戈纪程》，载《古西行记选注》第450页。

㉒《清宣宗实录》卷132，道光八年正月癸亥。

㉖方士淦《东归日记》，载《古西行记选注》第425—426页。

㉙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7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㉛此文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作者齐清顺：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邮编830011）